

國

朝

文

錄

結崎亭文錄卷三

鄞縣全祖望紹衣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新昌漆象會念

○ ○ 祁六公子墓碣銘

順治二年江南內附。貝勒遣將東渡。駐營蕭然山下。遣使以貂裘聘遺老凡六人。其一爲故大學士膠州高文忠公。時方寓山陰也。其一爲故左都御史劉忠正公。其一爲故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祁忠敏公皆死節。其一爲故大理寺丞章公。求死不得。乃起兵尋行。遞去而二人者竟降。亦卒不得用於是。別稱爲四忠。祁六公子。

者諱珽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忠敏第二子也其兄曰理孫字奕慶  
以大功兄弟次其行故世皆呼曰祁五祁六兩公子初忠敏夫人  
商氏嘗夢老衲入室生公子美姿容白如麴而雙足重趺頗惡劣  
日堪行數百里又時時喜踟跌娶朱氏故少師滇黔制府忠定公  
燮元女孫都督後府都事兆宣女也忠敏死未二旬東江起兵思  
卹諸忠而忠敏贈兵部尚書理孫賜任祁氏羣從之長曰鶴孫者  
故嘗與忠敏同講學於葦山至是將兵江上思以申忠敏之志而  
公子兄弟罄家餉之事去公子之婦翁戒之曰勿更從事於焦原  
矣不聽祁氏自夷度先生以來藏書甲於大江以南其諸子尤豪

○得○米○

○公○子○之○婦○翁○

○戒○之○曰○勿○更○從○事○於○焦○原○

○矣○不○聽○祁○氏○自○夷○度○先○生○以○來○藏○書○甲○於○大○江○以○南○其○諸○子○尤○豪○



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帥卽發兵。果得之。縛公子兄弟去。  
既讞。兄弟爭承。祁氏之客謀曰。二人并命。不更慘歟。乃納賂而宥。  
其兄公子遣戍遼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而死。而祁氏爲之。  
衰破。然君子則曰。是固忠敏之子也。當是時。禁網尙疏。寧古塔將。  
軍得賂。則弛約束。丁巳。公子脫身。遯歸。已而里社中漸物色之。乃。  
祝髮於吳之堯峯。尊主毗陵馬鞍山寺。所稱咒林明大師者也。薦。  
紳先生皆相傳曰。是何浮屠。但喜議論。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  
則掩面哭。然終莫有知之者。嘗偶於曲盞座上。摩其足而嘆曰。使。  
我困此閭者。汝也。癸丑十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堂曰。我將西。

歸人暮踟躕垂眉久之既又張目久之始卒發其篋所著有東行  
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其遺教欲歸祔乃知爲山陰祁公子白關  
外來者於是得歸葬公子性終好奇其東歸也西一亥焉及披緇  
時亦累東游東人或與之談禪愛其法稱弟子嘗曰寧古塔磨姑  
足稱天下第一吾妾所居籬下出者又爲寧古塔第一令人思之  
不置東人至今誦其風流孺人朱氏者工詩其來歸也與君姑商  
夫人媿張氏小姑湘君時相唱和商夫人字冢婦曰楚纓字介婦  
曰趙璧以志闈門之盛公子被難孺人尙盛年朱氏哀其執獨以  
姪從之遂撫爲女孤燈緇帳歷數十年未嘗一出廳屏也其所撫

仲稱人、稱、可、敬

之女後歸杭之趙氏是爲吾友谷林徵士之母谷林兄弟聚書之  
精其淵源頗得之外家谷林之子一清每爲余言公子大節有光  
於忠敏矣而駱丞行遜之踪世多未論請爲文以表之聊據所聞  
志之使勒之墓前嗚呼自公子兄弟死淡生堂書星散豈特梅壘  
一門之哀抑亦江東文獻大厄運也其銘曰

嗚呼是爲鄧林之石不磨不泐杜鵑過之有味焉食我歌大招旌  
茲幽宅

公子行徑老衲結習忠臣血嗣俠士曾襟一一俱寫得出

鄭芷畦窆石志

予少得見芷畦于萬編修九沙座上。其後見毛西河集中盛稱芷

物：經○博○物○通○身○錄○索

畦之治經。又見朱竹垞所爲石柱記序。兼知其博物益思見之。而

芷畦以貧故游幕府。家居之日少。其後病風而歸。不復出門。而予

奔走南北。卒不得遂。請益之志未幾而芷畦死矣。予從其族孫振

銓求其遺書。知其子先亡。寡婦弱孫甚可念。踰三年始得其禮記

緝注。蓋以續衛正叔之作也。四禮參同則集楊信齋之緒者也。湖

錄則茗中文獻之職志也。因嘆芷畦之學如此。而一生連蹇寄鼻

息于高牙大蠶之間。與所謂刑名錢穀之輩。旅進旅退。餬口代耕。

視○當○時○槐○棘○閒○人○物○僅○僅○以○數○首○制○舉○文○字○弋○獲○科○名○高○坐○危○言○晏○然○自○以○爲○千○佛○名○經○中○尊○宿○可○爲○慟○哭○偶○嘗○與○臨○川○李○侍○郎○言○而○嘆○之○侍○郎○曰○是○也○吾○于○前○二○十○年○曾○識○其○人○知○其○所○學○而○惜○其○不○再○入○京○也○及○詔○求○大○科○之○士○侍○郎○輒○嘆○曰○如○鄭○君○之○博○物○真○其○選○也○而○不○幸○死○未○幾○又○詔○開○禮○局○侍○郎○又○嘆○曰○如○鄭○君○之○治○經○真○其○選○也○而○不○幸○死○但○予○聞○前○此○中○州○張○清○恪○公○亦○雅○重○芷○畦○欲○薦○之○而○未○得○則○又○嘆○士○生○天○地○之○間○求○一○二○知○已○非○易○事○而○所○謂○知○已○者○未○必○皆○有○援○引○之○力○卽○有○其○力○又○未○必○值○其○時○旣○值○其○時○而○其○人○或○不○及○待○斯○其○所○以○伏○櫪○鹽○車○長○鳴○于○日○暮○途○遠○之○際

而無可訴也。振銓因言其將葬，乞予爲其幽宮之志。予方欲謀之，有力者開雕君書而未能，卽以變石之文爲募疏焉。未知其克遂予志否也。芷畦生平著述尙有行水金鑑，爲河道傅君所開雕。盛行頗罕，如其出于芷畦也，并附載于志中。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芷畦諱元慶，湖之歸安人，其銘曰：

康成之邃密，漁仲之瑰奇。如此人才，而刀筆卑樞。誰爲司命，嗚呼噫嘻。

單表其治經博物而不過時，其餘一切皆畧，嫌當以慨淵淵，皆金石聲。芷畦得此表章，可以無憾。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福建世襲輕

車都尉會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銘

○者○此○四○字○好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閩督姚公用密計授水師提督施琅下臺灣

七日破之。詔封琅爲靖海侯而公自陳無功故賞亦不及是年

十有一月公疽發背薨歸葬於越嗚呼薦子馮爲楚畫平舒之策

公稱冤○

起于後古引例爲地○

及其身後屈建成之而曰是先大夫薦子之功也歸封邑於其子

羊叔子畫平吳之策於晉及其身後杜預王濬成之而武帝曰是

羊太傅之功也告之於其廟古人旂常之公論如此其覈也唐裴

晉公之平淮則李涼公不免有慙德矣然涼公之有憾於碑非敢

以揜晉公也。特欲軒之，顏允古通之上耳。且所爭亦不過在文字。而酌庸之典，則自晉公而下，顏允古通固無不及也。今公以航海數千里之提封，濱海數百城之巨忠，三世不賓之餘孽，累年籌運。一旦而廓清之，又並非薦羊二公，不及其身者之比。而彤弓信圭，移之別將，溘然長逝，升不蒙秬鬯，黃腸之澤，雖在勞臣，報國豈敢有言。而彼愜然開五等之封者，吾不知其何以自安矣。臺灣此段敘自生皇清○東歷民以來，不通上國。前明崇禎時，鄭芝龍爲海盜，嘗屯聚焉。芝龍旣受招撫之命而棄之，丙戌，芝龍降於

世祖。其子成功不從，聚其故部，據有廈門、金門二島，以侵軼我中

士已亥大舉窺江寧敗去始取臺灣定爲老巢而往來二島間爲  
窺覷計壬寅成功後其諸將如施琅黃梧等先已降於我至是以  
兵平二島其子經遁入臺灣兵不及萬船不滿百勢稍衰康熙十  
有二年三藩難作靖南王耿精忠反於福建次年始乞師於鄭氏  
臺人大喜亟渡海而西閩中故皆鄭氏舊恩精忠之海澄總兵趙  
得勝首約同官劉國軒等皆附於經精忠始懼厯遣人說精忠借  
漳泉二府以治兵精忠難之經怒遽取泉州南取廣之潮州次年  
又取漳州精忠大懼吳三桂累爲精忠請令畫楓亭之界守之然  
不獲成次年三桂令尚之信割惠州賂經重申盟然經兵不旋踵

取汀州鄭氏復大振其時和碩康親王討精忠自浙江入而公以

此段較說解取精忠

前知香山縣罷官向與王有舊乃令其長子儀募兵帥之赴王請  
自効王喜卽令公以知諸暨縣從征進擊紫狼山賊破之又擊楓  
橋賊破之甌人之謀應精忠者俱殪王卽軍中遷公溫處分巡道  
僉事駐吹臺益募兵自爲一軍進破石塘奪楊梅江精忠之驍將  
曾養性至溫州公使儀逆擊大破之精忠方震於鄭氏汀州之逼  
而大兵已奪他霞關而入公爲前鋒乃遣人說之曰鄭氏害日深  
而延建又失跋前疐後其誰與守何不束身歸於  
天子以求生而反貽鄭禽乎精忠狐疑公單騎至其營說之精忠

享公其賓客皆列侍。公飲啖醉飽。指畫仇爽。享罷長揖徑出。曰。王  
自裁之精忠。曰。是殆李抱眞之流。定不欺我。遂降。論功。卽以公爲  
福建布政司。仍從征進勦鄭氏。精忠之降也。其諸將多畏罪歸經。  
經遂乘虛盡取興化邵武。而吳三桂。驍將韓大任者。世所稱小淮  
陰也。爲三桂度嶺取吉安。被圍久。援兵不接。突圍由贛入汀。將與  
經合。公曰。是雄兒也。不可棄。以資賊復。單騎至其營。說降之。簡其  
兵得死士三千。厚養之。卽以爲親軍。汀州平。自大任降。而公之威  
名益盛。十有六年。隨親王收邵武。復收興化。每盡收漳泉之地。經  
遁入廈門。公復挾大任以臨潮。說其守將劉進忠亦降。鄭氏棄惠

州而去。七府既定。或謂南荒其又矣。公曰。二島未平。莫高枕而臥也。明年。鄭氏果復出。二月。連下玉洲。三汊。河。福。河。下。許。諸。堡。取。石。馬。入。鎮。門。又。陷。灣。腰。樹。馬。洲。丹。洲。壁。鑪。諸。堡。其。驍。將。曰。劉。國。軒。吳。淑。何。祐。而。國。軒。尤。競。於是。總。督。郎。廷。相。副。海。澄。公。黃。芳。世。副。都。統。胡。克。合。軍。漳。州。以。攻。之。檄。會。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督。伯。穆。黑。林。之。軍。於。福。州。平。南。將。軍。賴。塔。之。軍。於。潮。州。提。督。段。應。舉。之。軍。於。泉。州。畢。至。公。以。所。部。敗。臺。人。於。壁。鑪。俄。而。黃。芳。世。穆。黑。林。遇。之。灣。腰。樹。而。敗。胡。克。邀。之。鎮。北。山。麓。又。敗。公。子。儀。自。汊。河。援。之。亦。敗。段。應。舉。戰。於。祖。山。大。敗。奔。入。海。澄。國。軒。取。平。和。還。圍。海。澄。斷。塹。環。樁。飛。鳥。

莫能度沿海無賴輩從之如雲於是

天子震怒將逮督臣諭王求其代者王及將軍以下合辭薦公六

月乃卽軍中不次拜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

福建且令節制諸軍急援海澄而以按察司使吳公興祚爲巡撫

助公公馳督諸軍至葛布山謀解圍而海澄食盡已陷應舉投纆

死之總兵黃藍巷戰死之官兵失陷三萬餘馬萬餘國軒下漳平

長泰同安旁略取南安惠安安谿永春德化諸邑七月圍泉州號

稱十萬實六萬公分兵救泉亟令諸將扼險要廣儲峙并繕治諸

城堡而密陳於天子曰賊之所以豨突而無前者蓋聞人爲

之用也。閩人自成功以來，積爲所脅，故其餘孽之來，靡然從之。閩人繼而臺人張矣。今必有以壯閩人之勢，當先有以固閩人之心。而後賊可退。又必出奇計，使臺人反爲吾用，而後賊可亡。是固非但爭衡一勝一負之閒者也。

天子是之降，璽書褒勞，盡委以軍事。且謂閩部諸公曰：閩督今得人賊，且平矣。公乃大布方略，令平南將軍以下分道出，綴之輕兵，抄其餉道，乘閒復平和漳平，而總兵林賢等敗其水軍於定海。九月，國軒乃解泉州之圍，并力攻漳州。大會二十八鎮兵爲十九寨，列烽相望。國軒以十七鎮精兵三萬軍於西吳，淑何祐以十一鎮

精兵二萬軍於南請與大軍決戰於龍虎蜈蚣二山之閒公五  
檄泉州兵未至而城中惟平南將軍兵及耿精忠歸正兵漳人憂  
懼公曰賊恃勝而驕謂我兵弱不敢出若出不意奮擊之必敗敗  
則不復能軍平海在此役矣每日舂容飲博自如而胡都統以騎  
至合之亦僅八千人公卽以胡爲前軍自以所部繼之分賴耿之  
兵爲後二軍前軍接戰不利中軍繼之亦不利耿兵繼之稍勝賴  
兵復出國軒不支前軍中軍還而攻之連破十六營斬其將鄭英  
劉正璽吳潛等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四千級溺死者萬數國  
軒泅水而遁奔海澄官軍乘勝復長泰同安是冬公遣客中書舍

百廿中抽一等

人張雄入厦門撫經不從十有八年公念海澄負險與厦門金門

海壇相首尾不可猝下乃請復設水師提督而大開修來館於漳

州不愛官爵資財玩好凡言自鄭氏來者皆延致之使以華轂鮮

衣炫於漳泉之郊供帳恣其所求漳泉之人爭相喧述公時掀髯

笑曰昔人捐金施閔雖信陵君之親而才廉頗李牧之武亞夫龍

且鍾離昧周殷之骨鯁可坐而盡也况豎子之游魂乎於是不終

歲其五鎮大將廖瑄黃靖賴祖金福廖興以所部降鄭奇烈陳士

愷等繼之林翰許教等皆被用鄭氏始上下相猜阻而簡練諸降

將之卒充水師驟益二萬餘人乃令巡撫吳公與水師提督萬正

色攻二島。明年正月，官兵逼海壇。鄭氏戈船將朱天貴，故愛公約首以所部五樓船三百卒降。遂復海壇。公待天貴厚，以爲親將。竟用其兵，盡破十九寨。國軒茫然失勢，乘海澄入廈門。正色進兵逼之。國軒棄廈門金門，奉經入臺灣。其時成功之妻董氏尚在堂。數經曰：汝父之業衰矣。汝輩不才子，吾聞姚公，天人也。其更無往閩。○四○

○立○經○船○上○文  
土旣平，吏兵二部列土公功，應加者四百餘級。

天子晉公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世襲輕車都尉。公子儀都督僉事總兵，世襲騎都尉。初，閩人當成功之世，內輸官賦外，又竊應成功之餉，以求免劫掠。奸民乘之日以生事，而民

之供億亦困甚。於是遷界之議起。定沿海之界。而遷之域內。出界者死。成功雖以餉不接。不復能跳梁。而被遷之民。流離蕩析。又盡失海上魚唇之利。而閩益貧。及耿精忠至。封山圍地。莫敢裁量。日益耗已。而鄭耿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閩中駐一王一員。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無所得居。則以民室居之。無所得器械。卽以屋中之器械供之。無所得役。卽以屋中之民役之。朋淫其妻。女繫其老幼。加以饑饉。而民之存者寡矣。公自入閩。蒿目傷心。謀所以振做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及鄭氏奔入海澄。公言於王曰。今陸地已無賊。材官蹶張。必不能秣馬而

先請撤兵

敘此爲撤兵張本

敘此爲開界張本

驅之波浪之間。則所重在舟楫。不在鞮靴鞅鞞也。而軍需乏匱。禁旅且養馬三萬一馬日費穀斗有六升。計一馬可支十人之食。是撤馬一食足養水師三十萬人。非但爲民實爲國也。且禁旅久暴露矣。胡不奏愼告閑乎。王曰。極知公言是然。今耿精忠在軍。居然靖南王也。苟精忠不肯還京。其奈之何。故公連上三疏。朝臣莫敢定。及廈門平。請益力。且令客婉說精忠令入朝。天子乃允。公詔王班師。但留吳喇二將以善後。旣而盡撤之。而禁旅將驅男婦二萬餘人去。公流涕力請於王。令軍中敢有私攜良民者殺無赦。而公則贖之以金。臨發盡取以還民。禁旅得金亦各

○大○清○附○界○

欣然而歸於是始請開界公言南海一帶俱有阨塞城寨可以列

戍俱有田可耕而魚鹽蜃蛤之利尤大若分屯設衛令之開墾得

與較人蠶戶參錯而居所以安內而攘外也由福清而南臣已相

度經營了然可惜將開南市給牛種為國家恤流亡而收甌脫自

然之利保無患焉天子遣一侍郎勘視亦弗敢主也公連章

任之乃報可○再○加○建○東○先○奏○所○云○必○心○行○以○固○關○入○心○也○自撤兵而閩人出湯火之阨更開界而閩人得耕漁

衣食之資相與狂號喜躍曰姚公活我公乃大造八漿船船雙

篷船并請招紅夷夾板船以圖臺灣○四○字○視○下○初鄭經有嬖人施亥者公密

招之令禽經以自歸亥諾公而事洩會經死其子克塽少公又結

招之令禽經以自歸亥諾公而事洩會經死其子克塽少公又結

其行人傳爲霖將用我故臣續順公沈瑞以覆鄭氏事洩瑞等死  
公又購死士入臺令縛國軒者再雖皆不克然鄭氏益以此崩劍  
不知所爲方施煨之至此才發施煨叛成功而歸附也

世祖卽以爲水師提督駐海澄成功設煨以平臺自任出兵不克  
頗疑其貳名入京不復用而水師亦罷公之以布政使奏軍事也  
卽薦用煨不報及爲總督乃以萬正色任之至是請改正色爲陸  
路仍以水師用煨且曰臣願以百口保煨必無他

天子始遣之既至厚資給之是時閩人皆知鄭氏亡在漏刻公之  
人臺特過師枕席之上耳其必用煨者特以爲成功故將欲借之

以爲先驅而不虞。娘之輒思攘功也。娘至卽密疏請以公駐廈門。

故智

而已。獨以師進。時公已率師出海。見娘疏不懌。自陳請行。詔召

公還廈門。二十一年五月。將由銅山出師下澎湖。公主乘北風以

十月攻湖北。娘主乘南風。及時攻湖南。公曰。澎湖之南可泊舟者。

惟娘媽宮耳。使賊固守。未能猝下。我軍進退且失據。若其北澳甚

多。進退皆可依。澎湖下而臺灣潰矣。且盛夏多颶。母尤宜擇地。請

大將吳英林承林賢等。皆曰。姚公言是。娘諾之。而頗不以爲然。是

年不果出師。次年六月乙亥。娘竟以師行。公又戒之如初。娘竟南

行。國軒果守娘媽宮。不可入。丁丑颶風與潮俱發。我軍前鋒皆爲

急流飄散。國軒以精兵二萬。自牛心灣出。其將林陞以精兵萬。自雞籠嶼出。夾攻我軍。集矢於娘之目。娘懼。時官兵泊八單。其地甚惡。公遣使譙之曰。不用吾言。竟何如矣。雖然。勝敗兵家之常。颶風亦當止。吾前所約諸賊將。必有至者。汝速赴之。娘得書。且慙且喜。而賊將呂韜等。聞使果至。娘復進澎湖水。亦驟長。癸未。朱天貴先進。大敗國軒軍。其眾爭降。天貴亦死。而國軒由吼門逸出。公遣東卒。以大艚運金。繪貨米。勞午來軍。且諭娘曰。凡降卒皆大賚。而遣之歸。以揣臺人之心。娘如言行之。七月甲午。國軒以鄭氏降。繳上成功所遺延平郡王。漳國公。招討大將軍。忠孝伯。御營都督等。印。

信除道出迎。入月癸亥。大兵前歌後舞。悉入臺灣。於時北風正利。娘遣其子弟由海道自津門先告捷。而後上露布於公。而公之告捷也。使者由驛道行。及至。則後已二十餘日。

天子既得娘疏。大喜。軒之在平瀛。諸勛之上。而惟公疏之久。而至也。聞之仕京者。亦皆先入娘之說。莫有爲公言其故者。乃以首功封娘。將以次及公。公疏言此廟謨天定。微臣無力。

天子疑以爲有懟焉。未幾有名掌中樞之命。而公已不起。鄭氏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或視其文曰。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丁庚小熙。莫能解也。至是而乃知十億者兆也。兆倚女姚也。酉者雞也。成攻。

之賜姓也。蓋歲在酉。天定之矣。雖然。公之勛業。豫徵於六十年。易代之先。而不見白於平成之日。公之才。足使海外之窮奇。負貳革面洗心。以向化。而不能使共事之僚。不負恩而背德。公之智能。豫定大荒。風信軍行。利鈍之期。而不及料捷奏之居人後。亦何莫非天阨之哉。姑無論平臺之謀。盡出於公。平臺之軍器軍餉軍裝。盡出於公。而煨不過一將之力。且幾以方命。違制致誤軍機。卒之死戰克敵者。皆公部下之士。卽令竟出於煨。而亦思以百口保煨者。誰乎。是公亦宜受魏無知之賞矣。則甚矣煨之伎也。雖然。公之功。閩人信之久矣。雖其姻親族姓。亦有不直煨者。公亦何憾矣哉。公

諱啓聖、字熙止、晚字襄菴、世爲浙之紹興府會稽縣人、初娶何氏、其後再娶俱沈氏、享年六十、公生而膂力過人、廣頰長髯、目有芒如洩電、閃閃逼人、嘗遊於松江守趙君署中、午睡、鼾聲甚厲、僮僕窺之、則雕虎也、大驚、性豪蕩、其使金錢如泥沙、甫冠、以諸生遊通州、竟得知州事、既至、立杖土豪殺之、尋棄官去、歸而遊於蕭山之郊、有二健卒、佩刀驅二女行、一老翁隨哭之、則其父也、公陽呼二卒與之語、出不意奪其刀、連斃二卒、然所殺者乃北來兵、跡捕急、遂變姓名、不得已籍於奉天、鑲紅旗下、康熙二年、公疏請旗下開科試士。

聖祖曰。可公以第一人薦。遂知香山縣。甫下車。澳門賊霍侶成。披猖甚。督府不能制。公以計禽之。俄而逃去。公又以兵縛之。澳門始平。論功。應得上賞。督府惡之。反以通海譴之。將置之死。公夜見平南王。尙可喜。而訴之。可喜上疏言其枉。督撫皆以是自殺。而公亦罷官。客粵中。且無以爲生。時公年五十。見者多歎其拓落。而公之志浩然。軍事起。五年而建節。五年而成平海之殊勲。幕下士自上客。元從健兒走卒。因之以取高官者。項背相望。亦盛矣哉。暨其薨。蕭然無著。諸子賣田以葬。貧如故。初何夫人絕有力。不止舉白而已。公聞而奇之。因娶焉。是生長子儀。高七尺。雄偉魁岸。千夫辟易。

嘗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躑躅前却。不能自由。挽弓四鈞。百步之外。洞數札。畜壯士張黑子。鍾寶王。三癡等十人。嘗致左右。令募兵而教之。酒酣出鬪。無不一當百。閩人望見先鋒。日是姚公子之旗也。以從征。授知縣。未上。再晉秩。累官尚書刑部郎。改知河南開封府。諡以京堂用儀。以少長軍閔。請効力從戎。許之不次。授江南狼山總兵官。尋改湖廣辰沅總兵官。終於雲南鶴慶總兵官。平臺之役。儀已去閩。論者謂其與煊同行。必有所以制之。而惜公之計不出此也。公之歸葬於越。禮文一切未具。更二十餘年。而蕭山毛檢討奇齡始銘其埏道之石。然嗛嗛有未盡者。及考之北平。

王孝廉源之傳稍詳矣。然於事多舛焉。夫光烈如公。國史所取徵也。若之何不備。乃因其孫述祖之請。更爲文一通貽之。異日

嗣天子討論先世勛臣以光典禮。必有以公之事上聞者。予文或可采也。其銘曰、

有。嬌。之。後。河。嶽。降。精。其。虛。爲。風。其。唾。爲。靈。東。溟。小。曠。化。爲。長。鯨。藉。口。故。國。以。希。橫。行。濤。狂。霧。毒。祝。融。厭。腥。遠。竄。未。僵。終。待。觀。兵。公。笑。而。起。不。震。不。驚。麾。以。黃。鉞。繫。以。朱。纓。舵。樓。閑。閑。風。帆。盈。盈。伏。飛。桓。桓。水。犀。薨。薨。閭。使。驛。驛。降。帆。繩。繩。所。門。者。知。豈。事。力。征。天。時。地。利。不。爽。神。明。誰。違。公。言。幾。喪。其。產。危。關。失。險。一。夜。潮。平。甲。螺。稽。首。百。

輩來廷。甲蠟紅夷頭日之名。銘功南極浮石早徵功成身實君子無爭其不朽者三受降城宛委山頭想見英聖。

平臺大事業姚公大經濟先生大文章三者足以相稱。姚公  
功人也施煨功狗也施生受封而公死不得諡宜其憤慨彌深

○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

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於遷固○各有溝澮○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為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媿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口無異辭○而於經術○已不免皮相之若其惓惓為斯世斯民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之○且從而搖擊之○其亦悽矣○公成進士七年○以奉母未釋褐○已有盛名○會遭奇禍○論死○安溪方傾倒於公○力救之○荷聖祖如天之仁○宥死隸旗下○以白衣直禁廷○令與諸皇子遊○自

和碩誠親王下皆呼之曰先生。事出破格。固無復用世之望矣。然公雖朝不坐。燕不與。而密勿機務。多得聞之。當是時。安溪在閣。徐文靖公元夢。以總憲兼院長。公時時以所見敷陳。某事當行。某事害於民。當去。其說多見施行。或欲薦公。則曰。僕本罪臣。不死已爲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爲公言之。倘得行。拜賜多矣。

世宗卽位。首免公旗籍。尋欲用公爲司業。以老病力辭。九年。竟以爲中允。再遷爲侍讀學士。孫公嘉淦。以刑部侍郎尹京兆。兼祭酒。勁挺不爲和碩果親王所喜。有客自邸來。傳王意授公急。奏令劾之。當卽以公代。公拒不。可。其人以禍怵之。公以死力辭。不數日。竟

有應募上劾者孫公下獄公謂大學士鄂公曰孫侍郎以非罪死所○能○公亦何顏坐中書矣於是孫公卒得免人多爲公危之而王亦不以是有加於公也尋遷內閣學士公以不任行走辭詔許免上直有大議得卽家上之公感激流涕以爲不世之恩當思所以爲不世之報然日益不諧於眾矣

今上卽位有意大用公時方議行三年之喪禮部尚書魏公廷珍公石交也以諮公公平日最講喪禮因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隨時降殺定爲程度內外臣工亦各分等差以爲除服之期此說本之梓亭陸氏公上之問者大賊共格其議尋遷禮部侍郎公又辭

詔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一切大  
除授并大政。往往諮公。多所密陳。盈庭側目於公。初公嘗董蒙養  
齋。河督高君方在齋中。公頗言其必貴。故河督最向往公。及其違  
眾議。開毛賊舖舉。朝爭之不能得。外而督撫爭之亦不能得。公獨  
具疏力陳河督之愆。

上頗心動。河督自請入面對。上以其平日素向往公也。以疏示  
之。河督大恨。亦思傾公。禮部共議薦一貲郎入朝。和碩履親王蒞  
部。已許之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科甲。不肯平署。王亦怒。會祈拜  
泰安爲輔臣。而召河閒魏尚書爲總憲。朝廷爭相告曰。是皆方侍

郎所爲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於是河督言公有門  
生在河上嘗以書託之上稍不直公而禮部中遂有挺身爲公  
難者公自知孤立密陳其狀且以病爲請許以原官致仕仍准書  
局取以 上意未置公也適庶常散館又以公有私發之遂被劾  
奪仍在書局行走然 上終思公一日吏部推用祭酒 上枕吟  
日○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其○任○旁○無○應○者○嗚○呼○溫○公○退○居○畱○臺  
神宗方改官制以爲御史大夫非光不可其亦古今所同慨也夫  
於是公自以精力倍衰求解書局許之 特賜侍講銜居里杜門  
不接賓客江督尹公燾門求見三至以病辭乾隆十有年八月十

有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二。公諱苞，字靈臯，學者稱爲望溪先生。江南安慶之桐城人。桐城方氏爲右族。自明初斷事公，以遜志高弟，與於革除之難。三百年中，世濟其美。明季密之先生，尤以博學稱。近始多居江寧者，公亦家焉。三世皆以公貴。贈閣學。公少讀書，能見其大。及遊京師，吾鄉萬徵君季野最奇之。因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爲無益之文。公終身誦以爲名言。自是一意窮經，其於通志堂徐氏所雕九經，凡三度芟蕪之。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文尤峻潔。未第時，吾鄉姜編修湛園見之，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者也。論文最不喜班史柳集，嘗條舉其所短而力詆之。世

之人或以爲過。而公守其說。彌篤。尤精者爲三禮。晚年七治儀禮。次之爲春秋。皆有成書。閒讀諸子。於荀管二家。別有刪定本。皆行於世。公享名最早。立朝最晚。生平心知之契。自徐文靖公後。曰江陰楊文定公。曰漳浦蔡文勤公。曰西林鄂文端公。曰河間魏公。曰今相國海寧陳公。曰前直督臨川李公。曰今總憲宣城梅公。曰今河督顧公。其與臨川。每以議論不合。有所爭。然退而未嘗不交相許也。雅稱太原孫尚書。曰。殆今世第一流也。及太原進冢臣。公稍疑之。嘗歎曰。知人之難諒哉。履邸雖惡公。而知公未嘗不深。一日鄂文端侍坐論近世人物。文端歎曰。以陳尚書之賢也。而自閩撫

入京聞其進羨餘金六萬人固未易知也。王曰其方侍郎乎。其強  
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嗚呼大江以南近日老  
成日謝。經術文章之望。公與臨川實尸之。雖高臥江鄉。猶爲天下  
之望。去年公卒。今年臨川繼之。蓋無復慙遺矣。豈不悲夫。予之受  
知於公。猶公之愛知於萬姜二先生也。予之罷官也。公預見其兆。  
諷以早去。及於歸。公又以爲惜。欲留余。而不知公亦從此被憾矣。  
公之密章祕牘。世所未見。唯道章知之。而道章先公卒。故余亦不  
能舉其十一也。西州之痛。言不敢私。亦不敢違。安得以銘爲辭。其  
銘曰、

經說在簡文編在笥雖登九列依然賚志強聒而言何補於事適  
昭多口成茲頭寔懸知耿耿百年長視老成凋喪嗣子又逝孰知  
公者青蠅僅至墓門片石秦淮之淚

侍郎真古人也文於經術文章外特折重其堯舜君民之志  
可以爲知己報矣

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

乾隆十有五年、閣學臨川李公卒於家。公以病退已十年。然海內士大夫猶時時探公起居、以爲斯道之重。公卒而東南之宿德盡矣。嗚呼！公揚歷三朝、負重望者四十餘年、以爲不遇、則亦嘗受特達之知、荷非常之寵、內而槐棘、外而節旄、至再至三、有具臣所不敢望者、以爲遇、則乍前而遽却、甫合而已離。磨蝸蒼蠅、旁午中之。何造物之顛倒斯人、一至此也。累蹶累起、卒不得志、終於骸骨。以沒。是則可爲痛心者矣。公以己丑進士入詞館、授編修、卽受聖祖不次之擢。趙五階爲庶子、主試、慎中浙中、凡再遷而至閣學。

攝吏部侍郎兼副都且大用矣。以辛丑校士之役。被論罷官。視永  
定何工。蓋未及一年而已黜。、初、此、考、及、二、年、

世宗在潛藩。雅知公。既嗣位。名還。盡復其官。時時賜獨對。參豫大  
議。時有密勿重臣二人。禮絕百僚。親王亦折節致敬。而公平揖之。  
重臣言公賦性剛愎。難共事。乃解閣部二官。但領副都。尋復以爲  
兵部侍郎。直講。筵視。清歸。稱旨。旋令填撫廣西。重臣終心忌之。  
因作四巡撫論。皆加醜詆。以爲亂政之魁。四巡撫者。江撫楊文定  
公。時爲滇撫。今大學士海寧陳公。時爲東撫。其一則公。而蔡尙書  
爲川撫。亦豫焉。不二年。

世祖思公。名爲直隸總督。盼昧倍隆。公力言河東總督田文鏡之殃民。旣面奏之。滿三下。猶未退。又連章糾之。河督亦劾公朋黨。袒護屬吏之出自科第者。

世宗始頗直。公言將斥河督。已稍猶豫。於是封事狎至。公雖互有所持。而不勝當是時。

世宗方痛懲廟堂朋比之習。蔡尙書者。素負才而專已。顧獨傾心於公會。其失眷忌者。因譖之。以爲是其死友。歷指其踪跡。公益誦名入爲工部侍郎。其在事方九月也。則新任直督及廣撫交章劾公。初公在廣撫任中。嘗安插一罪苗。至是逃去。新廣撫不自引咎。

追劾公從前措置不善。詔使公隻身前往捕賊。自贖不得攜廣  
中一吏卒。人皆危之。公至而叛苗束身自歸。有司訊之曰。吾不可  
以負李公。其事得解。時公已削奪官爵。既歸。下刑部聽訊。大臣議  
公罪。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共應得死罪二十有四。凡屬吏于  
官項有虧者。皆令公代賠。籍其家。取其夫人之簪釧。視之。皆銅器  
也。獄成。世益爲公危。顧公處之泰然。在囚中。日讀書。蠶飽。啖夜熟  
眠。若不知有憂患者。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  
世宗始終念公。特以其性剛意欲痛有所摧折。而後湔洗而復用  
之。乃大名廷臣。并召公親詰責之。公正色無所撓。但言臣罪當

誅○乞○卽○正○法○以○爲○人○臣○不○忠○之○戒○無○乞○憐○語○是○日

天○威○甚○厲○近○臣○皆○驚○悸○恐○有○大○處○分○而○公○自○若○尋○奉○詔○恩○赦○公

令○纂○修○八○旗○志○書○做○車○服○馬○卽○日○赴○局○杜○門○不○接○賓○客○垂○葺○平○生

所○著○書○如○是○者○入○年

今○上○卽○位○名○見○論○曰

先○帝○固○欲○用○汝○卽○日○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時○頗○有○阻○公

之○起○而○不○得○者○顧○不○一○年○竟○左○遷○詹○事○公○平○生○以○行○道○濟○時○爲○急

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嘗○少○衰○恬○然○之○氣○亦○未○嘗○少○減

然○而○霜○雪○侵○尋○日○以○凋○落○菁○華○亦○漸○耗○矣○會○以○丁○太○夫○人○憂○歸○服

除左遷光祿尋遷閣學時方主試江寧一旦忽大病神氣遂支離  
扶疾還朝詔在京調治不痊許以原官致仕賜詩以寵其行歸  
而稍愈優游里社會一至黃山蓋公先世自王父以來皆休寧產  
也然非復前此之仇壯矣世之論公者謂公生平良蹇於遇願亦  
頗告公之不能善用其才公以博聞強識之學朝章國故抵掌而  
談如決潰隄而東注不學之徒已望風不敢前席而公揚休山立  
左顧右盼千人皆廢未嘗肯少接以溫言故不特同事者惡之卽  
班行中亦多畏之嘗有中州一巨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  
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

其於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不復與公接。然其實虛懷善下，未嘗以我見自是。予以晚進，叨公宏獎，其在講座，每各持一說，與公力爭。有時公亦竟舍其說，以從予。卽其不合者，亦曰：各尊所聞可矣。故累語容賞予之不阿，而世方以閉眉合眼、嗷伊、嚙兒、伺察、廟堂意旨、隨聲附和，是爲不傳之祕。則公之適宜其所往，輒窮也。西崦暮齒，尙遭側目，可悲也。夫公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則蒙關節之謗，察吏則又遭鉤黨之誣，詞科之役，公待罪書局，猶諄諄問余以天下才俊，各取其所長，登之簿錄，是以

丙辰復受薦舉過多之罰。偶取放翁詩題楹曰：遠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蓋寶錄也。余之罷官也。徐相國言於朝曰：今日李詹事必大作惡。或問之。張尙書從旁答曰：此乃具體而微之李詹事也。嗚呼。予亦何足以望公而辱諸君之推轂乎。其經術皆足以經世務。指揮所至。迎刃而解。曾一出視漕。卽爲清運。丁積年之害。至今遵行。而惜其所至者。皆未有三年淹也。生罕學問。宗旨在先立乎其大者。陸子之教也。陽謂余曰：吾苟內省不疚。生死且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禍福且不足動其心。何況得失。以此處境不難矣。予於諸生請業多述公此言以告之。今老成徂謝。後學其安

所依歸乎。公諱紱，字巨來，學者稱爲穆堂先生。其居臨川僅二世，少貧甚，讀書五行並下，落筆滾滾數千言，而無以爲生，嘗自其家徒步負襖被之徽，又之吳，吳人或異其才，然未能振也。或言之江撫郎公，一見曰：非凡人也。始資給之，遂魁其曹。三世皆以公貴，累贈戶部侍郎，娶某氏，封夫人。子四：孝源、孝泳、孝游、孝洋，並登鄉薦。而孝源爲縣令，孫友棠進士、翰林，今改御史。公春秋七十有八，葬於某山之某原，所著有穆堂類藁五十卷，續藁五十卷，別藁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論二十卷，陽明學錄若干卷，八旗志書若干卷，皆行於世。公於雍正癸丑之冬。

見余文而許之。遂招余同居。時萬學士孺慮亦寓焉。紫藤軒下。無  
日不奉明誨。諄諄於義利之戒。公以丁憂歸。予以罷官歸。學士亦  
以丁憂歸。是後一見公於江寧。則公已病甚。猶惓惓以余出處爲  
念。既歸。不復相聞矣。公之歷官事迹。不能悉述。且亦有事祕不能  
直陳者。然而予苟不言。世且無知者。乃畧陳其梗概。然終不能百  
一也。嘗謂公之生平。盡得推取至此。公知之。江西諸先正之裴治。學術則文達。文安  
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袁公。文章高處。遍南  
豐。下亦不失爲道園。而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荆公。剛腸勁氣。大類  
楊文節。所謂大而弗夸者。吾言是也。其銘曰。

用則大受。否則卷懷。日亨日屯。我何有哉。所可惜者。用世之才。困頓而死。志士所哀。名山大川。千古昭回。英靈之氣。長表券臺。

起手屢起屢蹶。卒不得志。終於骯髒。以歿。三句實爲一篇之綱。中閒一路寫來。無非此意。結處以公之生平。盡得江西諸先生之裴治贊之所以推重者至矣。

望溪先生有堯舜君民之志。穆堂則實有用世之才。使得大行。陽明功業可庶幾也。然涵養不足。故篇中以不能善用其才咎之。

鮑琦亭文集卷四

鄞縣全祖望紹衣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新昌漆象曾念菴校刊

○工部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濟寰曹公行狀

會祖六龍諸生 皇贈浙江遂安縣知縣

祖垂雲諸生 皇贈山東道監察御史

父泰會康熙戊午舉人福建莆田縣知縣 皇贈工科給

事中

本其松江府上海縣人青浦縣籍年五十九

公姓曹氏諱一士字諤廷濟寰其別字也系本宋樞相武惠王後以明成化閒始遷上海五世祖誠有隱德名在明史孝義傳公年十五補諸生少留心於十四經廿一史連絲貫弗不徒以章句也尤潛玩洛閩諸書旁搜曲證以求會通每作詩古文詞澗澗雅潔見者無不心折閉以其暇選坊社經藝亦復風行天下蓋公之湛深經術綜覈儒先其於制舉業眇然餘技耳而海內窮鄉下里鬼園學突正以是靡不知有曹先生者然而數奇不遇拓落於諸生者幾四十年三年大比持節至江左主試者莫不欲得公以爲重庚子今禮部尙書景州魏公主江南試榜後於鹿鳴宴中三歎以

不得公爲歎。河道總督湘潭陳恪勤公謂天門唐南軒曰。曹君連蹇甚矣。將賚送之入太學。公以太宜人老不欲行。會左副都御史侯官鄭公以督學至。用拔萃貢明經。丙午始舉順天秋試。明年春試不第。新例取貢士選其尤者授教職。而公得江南直隸通判如皋縣學教諭。抵任。修明蕪湖故事。講求經術治道。作爲詩文以旌節孝。未朞年而上計。遂成進士。太學士海寧陳文簡公禮部侍郎華亭王公交薦於朝。改翰林院庶吉士。公以文章掉鞅海內已久。垂老釋褐。主試諸公皆自以爲龍湖之得震川。尋充順天壬子鄉試同考官。得士二十餘人。今禮部尙書溧陽任公爲主司。賞爲

得人第一。癸丑散館授編修。

世宗召見問公年。奏事畢。上諭稱明白者。再時大學士桐城張

公宜。上意以山西太原府知府需人。將於翰林中補用。而公固

辭。願留館閣。刑部侍郎奉天王公薦。充一統志館纂修官。分撰廣

東一省。并湖南諸府州發摘舊志之譌。極多。甲寅管內緡書房事。

乙卯充文穎館纂修官。五月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八月。

今上嗣位。浹月之間。純王善政。不可指屈。公既感。

世宗知遇。又值此時正好進言重華繼照之時。益思奮勵以報。而有詔羣臣

輪班奏對。中外訢訢共望。謹論。公首言督撫者守令之倡。願其中

皆有賢者有能者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撫之爲賢爲能視其所舉而瞭如今督撫之保題守令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強也辦事勤慎也不避嫌怨也其實跡則大略曰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也善捕盜賊也果如其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贓汙著或以殘刻聞舉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夫吏之賢者悃悃無華而已惻怛愛人而已事上不爲詭隨而已吏民同聲謂之不煩而已度今世亦不少其人而督撫薦剡亦未及此得毋視賢吏爲無能耶抑亦以能吏卽賢吏耶臣恐所謂能者非真能也以趨走便利

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爲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者謂之能則木訥者爲迂疎矣以逞材喜事而謂之能則鎮靜者爲怠緩矣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於撫字拙於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撫拾細故以罷黜之矣至於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臣不合誤舉於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舉如此則誤劾者何如誤舉者猶可議其罪誤劾者將何從議乎臣以爲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損下益上之事多而損上益下之事少此治體所關也

皇上於凡丈量開墾割裂州縣改調牧令一切紛更煩擾之舉皆

行罷革爲督撫者度無不承流而宣化矣所慮者彼或執其成心則且飾非以自護或意爲迎合復將姑息以偷安臣敢請

皇上特頒諭旨剖析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使能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如或諭之而不悟卽賜乾斷罷斥之將督撫無不洗心滌慮而令守亦無壅於上聞之患是知人之哲卽安民之惠也疏入上卽播告直省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兼挾仇誣告詩文以息惡習謂古者太史採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惡卽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鄉校之議惟是行

僻而堅言。僞而辨。雖屬聞人。聖人亦必有兩觀之。誅誠惡。其惑眾也。往者造作語言。顯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

聖祖

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如陳鵬年任蘇州府知府。遊虎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聖祖明示九卿。以爲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隱微。可爲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嚮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鞠。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

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詠○史○  
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卽○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  
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  
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國○  
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讀

皇○上○諭○旨○凡○奏○疏○中○從○前○避○忌○之○事○一○槩○掃○去○仰○見○聖○明○廓○然○  
大○度○卽○古○敷○奏○采○風○之○盛○臣○竊○謂○大○廷○之○章○奏○尙○捐○忌○諱○則○在○野○  
之○筆○札○焉○用○吹○求○請○救○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  
在○不○準○援○赦○者○條○例○上○請○以○俟○明○旨○欽○定○嗣○後○凡○有○舉○首○文○字○

者苟無的確踪跡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爲挾仇誣告者  
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矣上亦如公所請自公對

如石投木

班所上五摺多見采錄舊例十三道御史以次轉六科給事較資  
俸深淺公入臺勵六月特轉工科給事中公之陳封事雖故交門  
舊莫得而探其緒故其所言非經

皇上發總理諸臣共閱及部議者皆弗知也及劾奏原任河東督  
臣王士俊既上而外人有竊聞之者莫測所自來上聞不懌以  
爲公自洩之因敕部議處部議左遷上終眷公從寬畱任公未  
嘗以此稍挫其敢言之氣侃侃如初尋又陳工科之價值有定官

吏之尅減無常。查雍正十年刊有內廷現行則例及物料價值一書。巨細畢載。成法井然。惟是各省興作。或隨地度材。或因時庀役。當俟各督撫題達。到日核議請旨。期於價平貨善。庶稱工良。

聖朝寓明作於考工。小民卽子來以食力也。乃其後有以浮冒竊參者。有並無工料數目。籠統開載。致于部駁者。有駁詰之後始行冊報。仍與部例不符。勒令追賠者。有隨參侵冒。隨罰重修者。有勢難重修。姑仍其舊。稍爲彌縫。賄補者。凡此皆冒帑誤工。累民病役之大器也。夫事後之糾參。不少則事前之防範。宜周。臣竊慮不符部例。而冒銷者。易知名符部例。而冒銷者。難測也。各省於未興工

前確估報部已竣工後委員勘實此常例也然九卿所定之例各工所估之數直省之官吏皆得與知之而列肆之商買力作之匠徒則不知也夫既不知工料應得之數則物值之高者賤之就下工買之多者抑之就寡曰國家之定例如是而節省之名歸於公侵漁之利入於私矣至於州縣偶有濬築必按圖甲起夫粟促籤拘始行就役使其果符部例窮民儘堪糊口何不踴躍赴工致煩迫促則皆官吏隱祕成數以逞其伸縮出沒之奸所致也臣以爲物當其值役賞其勞國家率作省成之事功豈可爲臣下出少入多之囊橐伏乞 敕下直省督撫凡一切營造開濬所須物

料工匠遵照部例估有成數。一面題達。一面卽飭該府州縣刊刻。  
榜文懸示工作地方。俾公平正大之價。眾目共覩。眾耳共聞。少有  
伸縮。出沒。人人得以指證。有不肖官吏。包攬匠頭。驅之明目張膽。  
之途。各懷口眾我寡之思。安有籠統開報於事前。侵冒追賠於事  
後之患哉。又陳各州縣官。獄胥吏上下其手。改竄獄詞之弊。皆  
得旨交部。蓋公當言官。不過一期。而所建白。皆有益於世道。生  
民朝野傳誦。想望風采。以爲行將大用。乃忽於七月中。得哽噎症。  
自八月至十月時。發時愈。又踰月而篤。遂以二十七日卒。距生康  
熙戊午十月十六日。得年五十有九歲。初娶宜人張氏。泰安州知

州錫懌孫女繼娶陸氏廣東湖惠道振芬孫女俱無子繼娶劉氏  
生子錫端爲伯兄後嗣室朱氏生子錫圖女三長適葉承雍正丁  
未進士池州府貴池縣教諭次適陸秉笏諸生其一尙幼公於同  
輩中爲晚達顧其立朝大節煨煨可接雖不竟其施以歿而其所  
樹立已不愧於古人仲兄老而舉於鄉公計其來親至蘆溝橋迎  
之夜宿坊舍閒同衾語昕夕時其飲食而親奉之其歸也涕泗而  
別踰年仲兄卒稿素茹蔬者浹月生平聞人之善不啻日出尤愛  
獎引士類嘔哺無所不至其所成就極多然不肯苟徇人之求壬  
子闈中累爲同考諸君言大江南北篤志窮經之士若而人洽聞

之士若而人。雄文之士若而人。幸各留意。聞者擬爲通榜之習氣也。乃有同里姚生者。少出公門下。公所飲食教誨。以底於成者也。暨榜發。姚不豫。人以是服公之無私。每語及國事。尤惓惓不能自已。吏部侍郎鄞江邵公出撫江蘇。公已病。尙手草數十紙。皆地方利害之大者。在牀。募間強起書之。以遺焉。公雖官於京七年。而負郭之田。猶止微時故業。家屬在南。將遣人往迎。未及而病作。無一語及家事。藐孤軟弱。甫逮十齡。奔赴爲難。摒擋殘篋。僅得圖書數捆。廩俸之餘。未足具喪事。生平述作。多未成編。於散藁中一一收拾。將與門下同歲諸生。徐爲纂集。以行世。而先撮其生平言行大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略述之以爲異日國史家乘底本焉。謹狀。

諤廷先生有用才也。所上諸疏皆切時務。故詳列於篇。

○○通判知山東堂縣事張府君行狀

曾大父大治諸生 皇賜贈文林郎

大父萬機國子生 皇贈文林郎

父之紀河南孟縣知縣

本貫浙江寧波府鄞縣張華山人享年七十有二

君諱興工字宵堂先世出自宋景炎太傅越公世傑之後越公自臨安抗議背城一戰不得以所部東渡駐慶元定海之巾子山爲觀變計元使降將卞彪說之越公執而磔之山下會陳丞相等起奉端宗越公遂航海赴之展轉閩粵竟殉崖門而慶元遺民爲公

立祠巾子山下。公長子出百死亡命。以慶元遺民多念公者。遂來  
隱居鄞之張華山。聚族四百年。潛德不曜。自君之大父。以才請邀  
遊湖海。國初勲鎮大臣。多延之幕府。蓋嘗僑居山東。暨松江者  
久之。而歸寧。至孟縣。君始通籍。以循吏稱。君爲孟縣長子。以高才  
列國。曾當是時。張氏家門正盛。甲第田園。殷然而孟縣。醇心篤行。  
貴不驕富。不侈力敦孝友。勤施族黨。遠追古人。義田之風。設爲家  
塾。以課族中子弟。諸一切事宜。皆以君督之。君能仰體厥考。心以  
先諸弟。滌除世俗。濶梁裘馬之習。吾鄉士論翕然。以爲漢萬石君  
不言而躬行。孟縣似之。而克肖其家風。則君殆卽中令之流也。君

既身綜家政。無毫髮私於己。諸弟亦化其。推黎讓棗。雍雍怡怡。願君坦懷待人。不逆不億。遂爲人所負。驟耗至三千金。以是家漸落。詎君資格。應早得官中。遭沈滯。又惟太君之變。至雍正己酉。始得入都。就選人籍。則君已蕭然成嬾人矣。次年。

天子召見殿中。以爲能。發東省試用。今都御史唐君莪村。時方任東臬。一見識之。命以查賑。同賑諸君。大率欲節省賑穀者多。體卹飢民者少。東臬親出驗視。又爲求賑。飢民所聒。頗激怒。君宛轉調停。核其果有浮冒者。汰之餘。皆疏通其戶口。而增給之。東臬大喜。以爲善會其意。且補其過也。役竟。言之。署撫王劉二侍郎。試知堂。

邑君之莅事也。首入獄。見其中別有屋數間。詢曰：是何人所居？吏曰：前令沈君去官。監追虧累所建也。君瞿然曰：戒之哉！乃君之作。令則實有過人者。其初受任也。見所徵錢糧。皆慝戶房吏所造。赤慝流水簿。幕友不過核其大概。苟求無錯而已。未嘗一一查對也。凡一切摘拏大戶。勾消流水。皆出吏手。因得以舞弊。絲毫稍增而爲釐釐。稍增而爲分。漸積而多。吏因得將已戶漏輸。或私收大戶所納肥已。而以民間之羨抵之。若大有餘。則不肖之官。不肖之幕友。分啗之。是固天下之通弊也。君別令幕友之精於會計者。將赤慝逐戶查對。核實勾消。摘拏皆自內出。而所司之吏。不得豫。吏稍

稍憇然終歲猶餘二百七十餘金。吏亦故欲以試君也。君念所餘無從還給。將所拘之逃戶。與有糧無地之賠戶。得其最甚者。免徵二百七十餘金。貧民受恩。不知所自。而所司之吏亦內媿不敢怨。次年乃令赤厯以毫爲止。差累無得增一毫者。然歲終猶餘百五十餘金。吏以舊年之均抵及貧民也。故令其所親。或延挨不完。以圖被澤。君必欲絕之。乃於次年赤厯以忽爲止。吏稍稍窮。歲終不過十餘金。君令存之庫。以備公用。嗣後浮徵漸絕。君因嘆司牧徵輸之難。不肖者與吏共爲奸。不習爲吏者聽其出納。使大吏於每州縣提取赤厯稽之。人人皆可誅也。公念前此查賑之役。皆由保

甲之法未善。若保甲果精。豈有貪狡混列。老弱遺漏之患。乃實心行之。周詳審悉。別見君所著清釐堂邑戶口記。其法最備。可舉行之天下。其後疊有水旱被賑。惟堂邑最易理。盜賊亦衰止。則明效之著者也。初君里居。嘗歎近來司牧之失。不論大小事宜。動經數月。甚至沈閣數年不結。鈔詞有費。出票有費。拘犯有費。挂牌聽質有費。聽質上堂。又有費。蓋自六房兩班差役。以及行杖之徒。無不有費。尤可訝者。有所謂賞紙之例。一票出差役。爭營求得之。夫以賞差爲名。是導之需索也。尙有人心者乎。所以一訟結。能蕩中人

之產。及君之任。其準理呈詞。定在三日內出票。而鈔詞出票拘犯

之費免。發牌時量其路之遠近。親筆限某日帶訊。違者責而控牌。之費免。屆期不論早晚。卽爲訊問。消案。或有須覆訊者。多卽在次日。或甚冗。則面諭以日期而遣之。而遷延守候偵探指撞之費免。差役畏君之嚴。營求屏絕。需索亦衰。止然。君則曰。此輩如鬼如蜮。謂竟能使之一切風清。吾未敢信其然也。盡吾之心。行吾之法。庶幾不至決波倒瀾乎。聞者以爲至言。乾隆二年。東州復歉。收大府。援以工代賑之例。題開武城臨清夏津一帶運河。君方署臨清。牧所轄役夫二千三百餘人。共計估土方三萬三千七百有奇。乃所發帑銀在君竟內者。屬得二千七百兩。不足以給民之食。而督促

甚急。君大憂之。歎曰。以工代賑。周官之美政也。而行之今日。大有累民之處。大工既興。人眾米價益昂。老幼之不能赴工者。先受其累。將謂壯者赴工。可以養及其家乎。則工直幾何。且如築城築隄。但可以土方計工。今開河必兼水工。如此次河身需開二丈四尺。初開在平地。一人一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及至七尺有餘。高下懸絕。二人竟日僅得土一方。則所受之值不敷。至一丈五尺以上。三人竟日僅得土一方。而水已橫溢四出。又別需人運水。其運須楸須礪須水車。然後得運土。而運土者往返八十餘步。人益勞。既深二丈。則三人竟日尙不得土一方。而所受之值不增。何以救

佛經指出人看今人動曰以工代賑特未之

愚耳



國朝文獻  
越王侍郎將薦之會去任不果北平黃藩司又欲薦之不果歷攝  
臨清高唐館陶皆有聲善政之及民者不能條舉而件繁然觀於  
其大者亦可以見君十有二年居官之略矣君既以足疾欲乞休  
同寮屬有惡其持正者請託多所不遂搆之大吏遂以去官堂邑  
之民譁然

天子亦念君勞名見將令之直隸而君奏對畢疾動蒲伏不能起  
乃賜歸其命也夫然君自少年承先人之餘履豐席厚中年喪其  
資斧殆盡老得一官堅持古人之節釜魚飯塵解組南下家無長  
物僵臥一室有爲素寒之士所不堪者雖枯菀之遇亦關於命而

君之不媿於古者正在是矣。君生平無事不歸於忠厚。前堂邑令朱君卒官。所欠官帑二千金。君爲委曲設法抵之。又以二百金贖其眷屬而歸。生平所遇非意之事。橫逆旁午。每委曲謝之。尤惓惓欲廓大先人之義田而不克。晚年困甚。猶時時不能忘情。其操履醇篤。從無大過。閒有一二薄物細故。自以爲未當者。垂老猶向子弟言以爲悔。欲使子弟戒之。蓋亦近於慈湖內訟之學者歟。君生於康熙己未三月二日。卒於乾隆庚午正月五日。身後幾無以爲殮。娶胡氏。杭州臨安縣訓導德祿女。再娶陳氏。大理寺少卿紫芝女。三娶項氏。戊子舉人伯女。四娶邱氏。諸生正恂女。男子五。長嗣。



行狀兩篇前篇名臣奏議此篇州縣心書後之序臺諫與循吏  
者吾知取裁焉而裕如矣

○萬貞文先生傳

貞文先生萬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石園先生鄞人也戶部郎泰第  
八子少不馴弗肯帖帖隨諸兄所過多殘滅諸兄亦忽之戶部思  
寄之僧舍已而以其頑閉之空室中先生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  
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畢又有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因時時隨  
諸兄後聽其議論一日伯兄斯年家課先生欲與焉伯兄笑曰爾  
何如先生答曰觀諸兄所造亦易與耳伯兄驟聞而駭之曰然則  
吾將試汝因雜出經義目試之汗漫千言俄頃而就伯兄大驚持  
之而泣以告戶部曰幾失吾弟戶部亦愕然曰幾失吾子是日始

○麟○者○也

○此○與○所○謂○勿○以○萬○牛○毛○與○後○獨○角○

爲先生新衣履送入塾讀書。年遣請業于梨洲先生。則置之絳

山○字○狀○得○此

帳中。高座先生讀書五行俱下。如決海隄。然嘗守先儒之戒。以爲

無益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爲也。故于書無所不讀。而識其

大者。康熙戊午。詔舉博學鴻詞。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

辭。得免。明年開局修明史。昆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中

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

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授俸。總裁許之。諸纂修官以藁至。皆

送先生覆審。先生閱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葉。有某事當補

入。取某書某卷某葉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明史藁

○成○一○代○之○書○他○家○有○謂○其○時○變○曰○U○E○替○者○則○言○之○大○極○

○不○如○此○何○能○換○校○書○之○第○

五百卷皆先生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而要其底本，足以自爲一書者也。先生之初至京也，時譏意其專長在史。及崑山徐侍郎乾學居憂，先生與之語喪禮。侍郎因請先生纂讀禮通考一書。上白國郵以及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先生之深于經。當時京師才彥霧會，各以所長自見。而先生最闇淡，然自王公以至下士，無不呼曰萬先生。而先生與人遠往，其自署祇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安溪李厚菴最少許，可已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顧寧人闕百詩萬季野斯真足以

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先生爲人和平大雅。而其中介然。故督師之。姻人方居要津。乞史館于督師。少爲寬假。先生歷數其罪。以告之。有運餉官以棄運走道死。其孫以賂乞入死事之列。先生斥而退之。尤喜弊引後進。惟恐失之。于講會中。惓惓三致意焉。蓋篤行君子也。卒後。門人私諡爲貞文。所著有歷代史表六十四卷。紀元會考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二卷。庚申君遺事一卷。河源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鼓文考四卷。文集八卷。而明史葉五百卷。讀禮通考一百六十卷。別爲書。予入京師。方靈臯侍郎謂予曰。萬先生真古人。予所見前輩。諄諄教人爲有用之學者。



蓬萊王孝子傳

山左學使者羅君竹園示予蓬萊王孝子事跡。士之甚。太之甚。君曰。先生曷以文發之。作王孝子傳。

王恩榮者。字仁菴。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也。爲人原欵而深挺。貌修骨聳。造次不能以文自達。蓬萊縣小吏尹奇。強性險猾。頗以巫醫之術。有寵於官。恩榮父永泰。因寘產與角。日被毆中。要害立死。時恩榮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門戶軟弱。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內傷自縊。恩榮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藁厝永泰棺於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豎子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

甚呼恩榮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  
存此志恨不可忘也豎子識之恩榮既游羅大事家盡落依舅以  
居厲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  
誘居長山島中禁令勿出因諭之曰豎子之志固當但殺人者死  
是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恩榮流涕聽命恩榮盡取史記伍子胥  
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絮語達旦時或困  
勸假寐輒連聲壓厭大呼怨家在此年二十八舉子辭於舅曰可  
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強於道揮斧急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  
道旁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強諱不言裹足不出一日偶獨立門首

又爲恩榮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於官時已年遠吏胥案牘概無可證恩榮出母故所弄銀陳之訟庭殊批爛然旁以血書鈴之縣令歎曰至性人也何不幸而遇此此○會○過○候吾欲尼爾則傷終天之恨吾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爲趨避已耳恩榮於是噉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廡內外觀者盡哭恩榮旣再舉不得奇強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蓬萊縣人有患病者力延奇強禱治奇強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小巷四顧無人方裘回閭俄而恩榮突出扼之奇強皇窘伏地乞哀恩榮謂之日吾父遲爾久矣遽劈其腦腦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絕

於時見者驚出不意相率前擁恩榮恩榮笈曰豈有白日殺人乃  
畏死者遂自繫赴縣會奇強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  
欲開棺驗視恩榮請曰小人已<sub>有子矣</sub>寧抵死不<sub>忍再暴父骸</sub>以  
受毀折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爲博問於介衆皆曰恩榮言是遂  
逕詳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擅殺行凶人  
者予杖六十其卽時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sub>赦人復仇也</sub>恩榮父  
死之年尙未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卽猶卽矣况其視死如飴  
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卽以原貯埋葬銀  
還給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旌禮恩榮之舅聞之見有司曰豎

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奇○禍○以○要○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矣○洪  
司○嘆○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於○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其  
時○蒞○恩○榮○事○者○撫○軍○則○申○吳○蔣○陳○錫○提○學○則○北○平○黃○侍○講○叔○琳○與  
滇○南○李○觀○察○發○甲○云○後有贊不載

終身幹此一事有志竟成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者也文極力摹  
寫無一冗字

○孫武子論

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甚遠。吳起言兵輕法制草畧。無所統紀。不若武書詞約意盡。然起用於魯。破齊。用於魏。制秦入楚。則楚霸。而武之所爲。乃如此。書之不足信。固矣。全子曰。蘇子之言。可謂獨具論世之識者。然吾尙惜其言之未盡。夫孫子亦安知兵。今世人之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不知此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夫吾亦何以知其斬寵姬之誣。蓋卽於入郢之師。知之當吳人之大舉也。楚之來相距者。爲子常斯其人。如沐猴而冠。而又罷於奔命之餘。以遇常勝之師。

○突○下○動○語

兵未交而膽已落。其可以賀戰勝也。固已盡人知之。若孫子之師律。則未見其有可恃也。方夫槩王之獨出也。大類晉河曲之趙穿。使其一擲則事且未可知。然雖幸而得捷。而師律已紊。寡君之貴介弟。遂有翹然自喜之心。卒之首償於秦者。亦夫槩而竊歸自立之禍起焉。夫始則擅發。而武不能禁。繼則竊歸。而武不及知。古所謂大將之師。其進如風。其止如山者。不如是矣。雞澤之會。不過以玉帛相會者也。揚干亂於曲梁。則魏絳戮其僕。雖嬰悼公之怒。弗之卹也。晉是以能繼。勦况當兩軍對壘。而軍法乃爾。吾不知孫子斬姬之刃。果安在也。且夫掃境以出不虞於越之乘。於虛貪前進。

經○指○出○與○是○難○解○

再○加○細○駁○

而○忘○後○患○也○決○漳○水○以○灌○紀○南○決○赤○湖○水○以○灌○郢○棄○生○靈○以○博○一○  
日○之○勝○是○豨○突○之○徒○也○唐○侯○在○軍○國○已○爲○秦○所○滅○何○策○應○之○疎○也○  
子○期○焚○其○營○壘○而○不○能○避○可○以○見○營○壘○之○無○法○也○子○蒲○子○虎○在○常○  
時○非○名○將○孫○子○之○遇○之○也○輒○累○北○焉○然○則○前○此○五○戰○之○威○特○以○子○  
常○之○故○耳○從○來○成○敗○之○難○言○也○其○敗○者○未○必○無○嘉○謀○而○或○坐○失○其○  
機○成○者○未○必○皆○廟○算○而○或○會○逢○其○適○彼○左○司○馬○之○請○首○尾○夾○擊○其○  
兵○法○也○向○使○當○其○前○者○或○有○子○期○兄○弟○一○人○在○焉○吳○其○殆○哉○左○丘○  
春○秋○內○外○傳○紀○吳○事○亦○頗○詳○然○絕○不○一○及○孫○子○卽○越○絕○諸○書○出○於○  
漢○世○然○亦○不○甚○及○孫○子○故○水○心○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事○

國朝文金  
三  
皆縱橫家之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畧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  
辨析分明先生亦可謂通知兵法矣。

○帝在房州史法論

唐沈既濟駁吳兢史以爲中宗既廢之後當每年書曰帝在房州  
范淳夫用其例曰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朱徽公謂淳夫受是說  
於伊川不知孫之翰已先之矣且不特之翰宋元憲公紀年通譜  
又先之矣顧程沙隨曰何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託於  
他國者其諸考春秋而未熟者與沙隨與徽公同時乃徽公未得  
聞其說王厚齋是之近人何義門尤以爲精審予則以爲既濟固  
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于朝爭位敬王當立不勝而居於翟泉  
耳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宗所可比也卽昭公雖爲季

氏所逐然季氏未嘗敢頌言廢之也亦非中宗所可比也蓋敬王  
雖出而依然王也昭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實而稱之若  
中宗則降黜矣諸公不過因其後來復位而遂帝之是以成敗論  
人也亦有不以成敗論者宋元憲公以王莽十八年繫之孺子接  
更始近人因祖其說以爲是十八年中每年當書曰帝在定安其  
議更奇而不知有必不可者既以王莽之言屬孺子矣及更始立  
而又屬之更始是廢孺子者非王莽也乃元憲也立更始者非新  
市平林諸將也乃元憲也誤以爲春秋之旨而前取古之帝王而  
擇其廢立之權是大亂之道也此義不明故於夷羿篡夏少康始

生而卽以少康繫年謂削去羿豷之足快人意也

康節皇極而

知史以紀實非其實者非史也今夫亂臣賊子乘時竊據天地之

無如何也春秋之旨能誅之不能削之惟据其實則可誅之若削

之則是天地之所不能而書生能之無是理也日然則當如何書

日吾惟從其實而書之耳中宗之廢也則書日皇太后廢皇帝爲

廬陵王於則天之稱制也則書日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每年則

書日廬陵王居房州隱以寓翟泉乾侯之義而不泯其降封之實

然後可以謂之信史且中宗之爲人吾亦恨其不早死於房陵耳

卽位一月垂頭束手爲其母后所廢是固瘡之罪人矣廢錮房陵

私與其妻盟誓許以復辟之後。惟其所爲。是真罪人之尤矣。五王之功。誅鋤殆盡。以至尸居帝立。死於鳩毒。是尤罪人之擢髮莫數者矣。特以其見廢之時。嗣統未久。大臣亦莫知其愚謬至此。故倦倦爲之。若果知之。則狄仁傑。王方慶。朱敬則。以及五王之徒。亦必不擁護之。其必相與竟立睿宗。以安唐社。睿宗雖中才。然非中宗比也。豈特此哉。中宗之所爲如此。卽非武后終當喪其天下。大臣有如霍光之徒。早當廢之。相與竟立睿宗。以安唐社。然則諸家於旣廢之後。未復之前。從而帝之。以自附於春秋之旨。甚矣其昧也。

義門有日嗣聖統元僅一月。今自甲申以至甲辰。凡二十年。皆冠以嗣聖。是采孫氏西齋之僻。而以無爲有者。聖人修春秋。必不然。

此言是也。然則山此推之。其曰帝在房州固非。卽曰帝居房州亦非。蓋皆非其實也。義門偶未之思耳。

前段辨中宗非敬王昭公之比極其明確。中間并帶出孺子少康兩案而判定之。以其皆非據實而直書也。後段則未免以成敗論人。然亦大快人意。



好事賢者方議哀資新此并買祭田以綿春蘭秋菊之澤其意甚善而余竊欲增置粟主合食於先生者得三人焉其一曰南嶽大師儲公其一曰山陰戴先生南枝其一曰嘉善吳先生稽田蓋先生之得安於澗上也皆儲之力其身後則皆南枝之力也是時以開府湯文正公之賢欲致一絲一粟於先生且不可得而儲公獨能飲之食之以漫堂宋公之風雅致賻襚於先生其子以先生遺命不受而南枝獨能殯之葬之則二公之爲先生素心也亦已篤矣儲公之賢先生集中言之不一而足而南枝未有及焉吾故欲引而齊之使並食於一堂亦舊史之例也乃若稽田其生平踪跡

稽田分請

頗與先生相反。而實爲同德。蓋二公故郎舅也。稽田抱劉琨祖逖之志。而又欲雪王衷之恥。故終身冥行不返家園。而先生終身不出戶庭。其道交相成也。是以先生之初避地於汾湖。于蘆區以依稽田。及於金墅。則稽田依先生。因共往來靈巖支硎間已。而又同居於積翠。及定居澗上。稽田每自北來。但過先生而不入其家。先生集中呼遠公者。皆稽田也。稽田一生逐日奔走中原。不得稍洩其志。死葬膠東。以明其蹈海之憤。以白不願首邱之恨。是非大招廣招之所能致也。而吾以爲先生之祠。依然首陽一片淨土。可以歸其魂。使起先生而告之。必以爲然。且由是而知先生之高蹈。非

石○隱○者○流○也○茶○塢○曰○善○哉○子○之○言○也○吾○當○偕○同○志○諸○君○舉○而○行○之○  
爰○卽○詮○次○其○語○而○題○之○壁○

文有體要雅淡處頓出精神

梨洲先生思舊錄序

余嘗謂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賴一時人物以玉成之蔡  
侍郎梁村因數古人享此遇者莫如歐陽充公蓋其當有宋極盛  
之時揚歷真仁英神四朝一時名流皆極九等人表之最而充公  
盡收之於文字間是不特昌黎柳州所無卽東坡南豐亦稍遜之  
梨洲先生產於百六之際其生平磨蝎之宮野葛之餉有爲時人  
所不堪者而百年中閱歷人物視充公有過之而無不及斯又一  
奇也先生以忠端公爲之父以蕺山先生爲之師當髫髻時所追  
隨稱父執者莫非膺滂蕃武之徒稍長遊證人書院私淑者洛閩

之門庭見知者楊袁之宗派或告以中原文獻之傳或語以累朝  
經制之略耳揣目染總不入第二流品目會廟堂與紹述之論祭  
酒諸生俱掛黨人之籍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以禁錮之碑爲通家  
之譜苟有范溫陸棠之徒際家世而喪師傳者望塵自避不敢復  
前蓋先生之學問氣節得於天者固有不同要其淵源之自則相  
半焉至於三辰易運從亡不遂如鄧光薦從戎不遂如王炎午蠓  
灘鰲背呼文陸謁張陳相與吞聲而泣血又一時也風波旣定家  
居奉母則嘗以講經自給東維以論文爲生霧光巋然長謝鶴書  
河汾弟子多出而爲巖廊之器而先生亦已老矣先生碑版傳狀

文字最多。其思舊錄則其追懷朋好。雜錄見聞。腸斷於甘陵之部。神傷於漳水之湄。纏綿惻愴。託之卮言小品。以傳者也。以先生之譏述言之。學案文案如山。如河。是錄其渺焉者。然先生百年閱歷。取精多而用物宏。於此約略見之。在他人則分先生之一節。皆足以豪究公當其盛。故哆兮者如春。先生當其衰。故噫兮者如秋。世有讀先生之書者。方信予言之非夸也。

此文可作梨洲先生文集總序。而先生則生當隆盛之時。而樂道明季。國初之遺老。究公梨洲之人物。兼而有之。此先生之集。所以非穆堂望溪之可比也。